

灼亮的波光

(组章)

子义(四川)

灼亮的波光

暮色像一层轻纱,落下。我沿着古镇的石板路,一路缓慢前往,走向那片宁静之地。当身后的喧嚣声渐渐消退,眼前出现的是被月光笼罩的悠悠江水,还有那随风摇曳的芦苇荡。胡乱收拾了心情,坐在一块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头上。江风温柔地拂过,带着特有的湿润气息。丝丝缕缕的凉意,竟能穿透肌肤,沁人心脾,将心底的燥热与疲惫一点点驱散。耳畔,水流声连绵不绝。那是江水与时光的对话,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岁月的故事。偶尔,江面上划过一道亮光。接着,一片,两片……波光开始急促地闪烁、跳跃,像是一群欢快的精灵在嬉戏。我不禁有些恍惚,如果能忘却这是月光洒在江面上的景象,我定会以为是嘉陵江水在向我传达着什么寓意。而我,也愿意沉浸在这奇妙的幻想中,去解读那波光里隐藏的岁月密码。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月光邂逅江水产生的美丽画面。闪烁的波光,如一枚枚神奇的钥匙,悄然打开了记忆之门。那摇曳的光影,恍惚间让我看到了古镇昔日的繁华。江面上,一艘艘商船来来往往,帆船在风中鼓荡,船夫们吆喝着古老的号子,声音在江面上激越回荡。岸边的顺河街、下河街、盐店街,热闹的集市人头攒动,叫卖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

远处的亭台楼阁里,传来悠扬的丝竹声,仿佛是岁月的轻吟。这一切的景象,在波光的映照下,渐渐清晰又渐渐模糊……我久久地,沉浸在月光、江波与夜色交织的世界里。岁月的长河中,多少人来了又走,多少故事起了又落,而粼粼波光却经年闪烁不息。也许它汲取了大川的灵气与底蕴,才得以在这悠悠时光里,绽放出如此独特而迷人的光彩。这样的夜晚,宛如一幅流动的画,让我深深沉醉,不舍离去。但终究,我还是起身,向着那有灯火和人语的地方走去。转身的刹那,一束灼亮的波光涌来,如流星般划过我的眼眸。仿佛希望的曙光,驱散了心中蛰伏的一丝阴霾。

在月色的怀抱中

犹记一次山间露宿,夜半醒来,只见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泻而下,地上的光斑闪烁不定,宛如繁星坠落人间。那一刻,我被这月色的奇妙之美深深震撼,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仿佛与这天地融为一体,感受到了大自然最纯粹的呼吸与律动。亦有比我更痴迷于月色之人。

一位摄影师朋友,为了拍摄到不同情境下的月色之美,常常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月圆之夜,他登上高山之巅,捕捉那月光下云海翻腾的壮阔;月缺之时,他静守湖边,记录下月光在水面上破碎又重组的婉约。他曾在一个暴雨初歇的夜晚,奔赴郊外的古桥,只为等待那云雾散去后,月光洒在古老

桥身上的静谧画面。

他笃信,月色在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地点,有着千变万化的姿态,每一种都值得用镜头去珍藏。夜晚赏月,常常能引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思,尽情释放。有的是乡愁,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有的是爱情,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有的是豪情,如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有的则是对人生的思索,如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苏轼在中秋之夜,对月怀人,把酒问青天,更是留下了千古绝唱《水调歌头》。古人眼中的月色,总是与自然万物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

山间的月色是宁静的,溪边的月色是灵动的,楼阁上的月色是高远的。文人墨客抚琴赏月,吟诗作对,便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相比之下,如今的城市灯火辉煌,高楼大厦间的月色似乎少了几分古朴与宁静。五光十色的霓虹、车水马龙的街道,似乎也掩盖了月色原本的纯净与清幽。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停下匆忙的脚步,在这喧嚣城市的一隅仰望苍穹,依然能感受到那一抹月色的温柔与深情,依然能为我们带来一丝慰藉。每一个夜晚的月色都是独特的,正如人生的境遇各不相同。白日的繁华与喧嚣,让我们在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而夜晚的月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归自我的机会。

在月色的怀抱中,尽情享受吧。卸去疲惫,抛开烦恼,与自己进行一场深度对话。让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与情愫,渐渐苏醒,散发出淡淡的芬芳。

蝶意时光

悄然间,一位清纯少女,翩然入了梦境。她盈盈地说,她是我的蝶意时光。少女纤手入袖间,抽出一支画笔,笔端似有蝶影的荧光,闪烁。她说这笔,是我送给她,用来描绘蝶舞的芬芳。又拈出一片蝶翼标本,说是在某个灿烂的夏日,我曾为一只不慎折翼的彩蝶,轻轻包扎,那份温柔,至今仍暖着她的心房……甚至还翻出一本满是折痕的画页,说是有一回,我在蝶群环绕中沉醉遐思,勾勒线条,而后,这画页便盈满蝶意的灵动。她喋喋不休,反复强调,她是我的蝶意时光。还向我诉说了许多我与她相伴的往昔。

可是,这些故事,我捧着脑袋都想不清晰。似乎,早已模糊在了岁月的长河里。她的心绪有些失落,但并不苦涩。她说所有人皆如此,总是在前行途中,让曾经的美好悄然散落。若把过往的一切都紧紧攥着,步伐便会拖沓沉重。唯有真实的岁月,会为我们珍藏着往昔,以及往昔的每一丝缱绻。但当我们心生眷恋时,依然能够把它们重新唤起。语毕,她又翩然飞离了我的视线。醒来,我愣是老半天不想睁开眼。我确信,在某个不经意的未来某刻,我的蝶意时光,又会带着新的故事,翩然入了我的梦境。

汉阳咖啡店

邵永义(四川)

汉阳古镇的茶馆,都是需要放下纤绳,卸下来包子、柴火担子,结算了工钱后,哼着小调唱着渔歌,迈着轻松的步子走进来的。那时的船工和纤夫往往是往江边码头结了账,兴致勃勃地来到盐关街口,抬头在招牌和牌匾的五颜六色中找到那间熟悉的茶馆,跨过门槛,便大声吆喝:“老板,看茶!”而那肩上搭条长帕子,手里拎着半壶开水的跑堂信总要夸张地逢迎着:“哎呦!张大爷,好久不见,三花还是二花?”从船上下来的船工,和那背了米面鸡鸭,扛了条竹子来赶场的人,是喝三花的。掺了茉莉花的茶,清香扑鼻,汤色碧绿中茉莉如点点飞雪,但叶子有点短粗,叶芽也不翘,形态也有点散乱的,三花名副其实!那汤色碧绿色形纤细,茉莉如初雪飞舞的,是一花、二花。也有那从山上背了夹背,在市场上卖了山货、药材和兽皮的老人,嘴里叼着叶子烟,不紧不慢地迈进来,说:“老山茶,中岩寺的老山茶!”跑堂信便知这个老人家的底气:“喝本地老叶茶,但不掺花!”曾经的繁华早被雨打风吹去。前两年,有外来的商人在盐

关街重建了一个老字号茶馆,并把牙板、竹笛、响器都摆上了案,在一众茶客人座后,开讲三国水浒、民间俗事、相声小品。白天人声鼎沸,夜里留下两个青年弟子在这古镇的一隅坚守。终于,青年弟子忍不住这份清苦和单调,打道回府了。后来转换了几道,表演没有了,热闹劲一过,又恢复了旧茶馆的气息。

但是,汉阳的气息并不是属于老茶馆。今年国庆节,我陪几个成都的作家从忆村到汉阳镇。河边上,邹铁匠铺子里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盐关街和后街交汇的场口,一座小石桥,一棵绿柳树,中间亮出了一把黄伞,下面沿街口摆着两张小方桌,围了几把帆布椅和竹椅子。抬头间,一个“章福记”咖啡馆的牌匾闪现,是汉阳籍的著名书画家毛明祥的手迹。咖啡馆!作家们眼睛一亮,围上了“章福记”的店面。店面是一间老木屋,开了橱窗,一位精致而美丽的女主人在研磨和调配咖啡,向街的墙上挂满了

各种咖啡的水牌,有粉笔的板书,甚至就直接书写在老木屋的柱头和牛腿上。满满的视觉冲击中,伴着一只老式喇叭传出的民谣和草原民歌,如水波般漂浮在老街上。一位英俊而沉稳的男主人应声迎接着我们,让十来个“不速之客”落座;女主人微笑着从操作间走出来,开始询问起客人点的单子,有茶有咖啡。茶与咖啡依序被男主人端上桌,甜香瞬间弥漫开来。女主人小章是汉阳人,小章的丈夫宝力格来自内蒙古,那是他们人生的缘分;蒙古汉子和乐山走出的姑娘有缘相识相爱,在成都等地打工创业。而他们相识相恋、打拼的故事,和他们的咖啡一样,有苦、有涩、有甜,有波澜不兴、也有狂风骤雨;有润物无声、也有惊涛拍岸。直到有一天,小章带着丈夫回到了汉阳老家,重起炉灶,用咖啡的香甜和苦涩陪伴重新创业的人生,他们把爷爷的老屋装饰起来,又把对街上的一间木屋租了下来,装成了室内雅座。

“章福记咖啡馆”在汉阳开业了。咖啡这个名字从章福记的窗口走进了汉阳人的生活中,也被成都、乐山来的作家、游客写成了文章,拍成了视频,上了深圳和成都的报纸。

后来,我和宝力格这位蒙古汉子坐在街沿上,望着外面悄然无声的岷江水,想着早已消逝的白帆涛声。宝力格的眼里飘过一丝流云,那是一个铁汉子最柔情的,带着雨在空中流浪的心念。

小章说:“这个房子是我小时候的家,也是我的根,我愿汉阳人和天下的人都幸福,于是取店名为‘章福记’了!”这个名字与咖啡的“洋”有点出入,但我想起了草原上的一个词叫:“福晋”!转头看时,宝力格在火炉边为客人煮他们草原上的特产“肚包肉”。

羊肉的香味,弥散在汉阳街上,让隔了老屋飞檐对应出去的盐关码头、沉静的岷江,顿时桅杆如林,白帆片片。河滩上,羊群欢跳,一个女孩手执竹杖,在追逐着一群洁白的小羊……

那是他们把后半生的创业基地、生活之舟、生命之本,全部放置在汉阳的理由。

么舅的月光和他的远方

舒帆(四川)

么舅年轻时时的故事,就像一本被雨水打湿过的旧书,纸张发皱,字迹却依然清晰,每一页都藏着情感的波澜,读起来满是唏嘘与感慨。

犹记他那张泛黄的黑白童年照片,外婆和嬢嬢们站在岁月的光晕里,么舅就站在她们和外婆的前面。小小的他啊,脸儿饱满可爱,眼睛清亮亮的。他咧着嘴笑,那笑容干净得像刚下过雨的天空,纯粹又明亮,仿佛藏着整个春天。那时的日子简单又贫穷,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童年的苦日子没能折损他眼中的光,反倒让他的笑有了更深的意味,像是对未来生活的倔强宣战。学生时代的夜晚,烛光摇摇晃晃,我在书本前埋头苦熬,困意纠缠。么舅却像个江湖侠客,以书桌为台,召集一群同学,说书谈天。他讲得眉飞色舞,声音抑扬顿挫,那些故事从

他嘴里蹦出来,像活了一样。我虽气他贪玩,可如今想来,那是他独有的光芒,是生活早早埋下的伏笔。么舅的爱情,开始像童话,结束却似深秋的落叶。在那个绝望的春天,么舅站在爱情的悬崖边,最终还是转身,带着破碎的心,奔赴大城市的喧嚣。他的背影,写满了不甘与决绝,消失在茫茫人海里,去寻找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初到大都市的么舅,兜里的钱少得可怜,只剩一元,孤独又彷徨。但他就凭着骨子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敲开了一家企业的大门。面试时,他口若悬河,把自己说得像个即将崛起的英雄,竟成功入职,还

借到了五百元。从此,他在销售的战场上一路拼杀,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片区经理,坐着飞机在南北城市间穿梭,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后来,么舅遇见了么舅妈。么舅妈像一杯温热的茶,不惊艳,却暖人心扉。她陪着么舅走过风雨,把爱无声地洒在了生活的每个角落。家里有她,就有了温度。她省吃俭用,给人家买礼物,照顾生病的外婆,教表弟表妹们做人的道理。可命运无情,病魔还是把她从我们身边夺走。那夜,么舅的世界崩塌了,他抱着么舅妈留下的被子,像个迷路的孩子,在黑暗中徘徊。二娘的巴掌,打醒了他,也打散

了那些弥漫的悲伤。如今的么舅,独自走过风雨,儿子长大成人,考上名校。他依然忙碌,生意场上不停奔波,却也没忘带着我们看世界。在河西走廊的风沙里,在月牙泉的波光中,在张掖的七彩画卷里,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辽阔,也看到了么舅心中从未熄灭的火焰。岁月如流,许多故事被风吹散,但么舅的故事,像一首唱不完的歌,在我们心头回荡。他用自己的人生,为我们写下关于爱、关于坚韧、关于生活的诗行。未来的日子,愿么舅的路上总有月光相伴,他的故事,也会在岁月里越发光亮,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温暖。

锦里诗苑

远去的绿影

陈小丹

一
铁轨藏进土地的皱纹,
绿皮火车慢行,
像老钟摆,
在时间的空洞里摇晃。

车窗外,麦田低头,
风景走失,像被谁剪断的胶片。
座椅轻颤,
一场未开始的离别,
已在空气里发酵。

二
晨雾里,鸣笛掠过雾霭,
像早起的鸟划破沉睡的天光。
你手心攥着一张泛黄的车票,
号码模糊,
方向却早已印在铁轨的骨缝里。

站台,影子被拉长又压扁,
上车的人慢,下车的人急,
谁也没说,
这火车究竟开向哪里。
绿色车厢摇晃,
像一首迟疑的诗句,
喘息着,不肯停顿。

三
午夜,铁轨上跑过一个故事:
有人带着咸水,
一瓶海的幻象,
每到小站,他揭开盖子,
让盐融进空旷的空气。
他说,盐是回忆海的气息,
铁轨是通向未来的载体。

我看向你,
你的脸,被月光裁成细薄的纸,
像一张发白的老照片,
边缘正一点点烧焦。
火车越来越慢,
慢到整列车厢只剩下我们两人,
言语,沉默成空。

四
某处,火车终于停下。
尾灯暗灭,像疲倦的眼睛。
你起身,走入夜色,
铁轨不再追随你,
绿皮火车不再发问。

座椅空荡,
一张遗落的车票留在桌面,
号码模糊,
终点却比夜色更遥远。

五
火车再次启动,
像一首写了一半的诗,
仍在铁轨的诗痕里挣扎。
尘土在尽头轻扬,
而绿皮车厢带着它的迟疑与疲惫,
缓缓驶向某个无人应答的站台。

这告别,没有开始,
也不会结束。

雪,飘过贝壳

(外二首)

乔志兵(福建)
冬日的崖边,风梳理荒芜
浪早已啮噬
一枚贝壳,搁浅在时光的浅滩
漩涡、暗流,化作霜白的诗行

雪悄然铺展
临摹着大海往昔的跌宕
雪花挣脱云的怀抱
翩跹而降

第一片雪,轻触贝壳的脊梁
给它披上纱裳
它静静卧着,听雪讲述远方

雪后夕阳

归巢的飞鸟,驮着霞光
叽叽喳喳,在雪地上拉长
田埂间,几个晚归的农人
脚步踉跄
框住了辛劳、质朴与满仓的希望

雪在树梢挑着冰晶,檐下挂着冰哨
余晖洒在雪面,折射出细碎金芒
层层叠叠,涌向远方的山岗

冰封的湖面
水底沉眠的游鱼
误把这光芒,当作春日的曙光?
雪后夕阳,用温暖色调

梦里,依旧有雪影夕光,静静流淌

月光背上的雪

旷野之上,风在低吟
雪飘向更远的黑暗,月光相随
湖面冰封,月光背上的雪
鱼儿在冰下游弋,仰头张望
误把这光影,当作诗

夜月光,宛如碎银倾洒
穿透云层
雪,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漫卷
一片,两片
纷纷扬扬
落在月光脊背上面

雪与月光齐坠
宛如流星,划过静谧的夜眸
月光隐退,雪已镌刻进夜色

季节种在诗行里

罗永德(四川)

梅花唱响寒冬腊月
冬天的体现 迎面扑来
站在四季的起始线上 雪花
用手语告诉你
西风正值年少轻狂

相生相爱玫瑰与爱情 又相爱相离
阳春白雪离不开的泪 总是洒在花前月下
四月芳菲 好花配好景
配好了是酒 配不好成药
梦比夜深的故事 只在爱的季节上演
胡思乱想盖过草长莺飞 保持乐观适当

知了昼夜高调
此时的蝉 高高低低鸣唱
一块汗斑 明白地告诉你
生命的力道有多么的响亮
饭碗的背后 一双辛劳的手撑着

苍天的额头上 鸣过一排大雁
它们所言的 不是霜雪的平凡
是经验过的稻田 水肥草美的湿地
再看一轮圆月如盘

南方的冬

廖日春(江西)

冬阳拨开白雾寻找葵花的种子
北归的鸟雀飞来飞去
掠过油菜花的清香
瘦了的雏菊成了冰棒的影子
落叶告别了树丫
青草也被剥了一层皮
残风吹乱了雪的冷傲
梅花开在核桃壳的土地
沟渠埋伏春水的柔情
菜地的绿愁煞白雪的张狂

那年的雪花

伍平均(广西)

那年的雪花落在窗台
比一群鸽子归来更安静
比流水更无形

在很远的南方多年
悬浮着陈年的雪花
与川东的寒风
跟随瑟缩的儿歌飘移而来
我在寻找最早的部落
猜疑自己的祖先
那年的雪花或许是一扇门
穿过去就是春天

沁园春·卡加道赞

(词林正韵)(外一首)

忠格杰(甘肃)

太子神山,其乃河边,夏各山巅。
望风吹草地,碧波荡漾,曲流穿草,
白帐连圈。牛马悠游,炊烟袅袅,
神勇男儿箭穿天。撒风马,舞旗幡哈达。
策马金滩,户三万众三千,
人杰地灵龙卧虎蟠。靖国之梁柱,卿官那守。
豪商富贾,通贸边关。博学才贤,
著书立说,满地黄金油浸山。
看千里,望碧天碧海,天地同安。

自制沙棘汁感吟(新韵)

几步楼梯几雪寒,天桥栏畔小民摊。
看旁瓶里沙棘水,足见不服生汁酸。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141期